



命運敢是天注定

膨肚的的死體冰仔殯儀館，連鞭就欲燒掉。「阿sáng！麻煩你共這幾張表捎去填予伊好勢，才閣交轉來予我。」櫃檯人員共阿滿仔交代好勢了後，ha一喙燒燒的咖啡，佢邊仔的同事繼續會落去，有講有笑。佳哉有阿英仔做陣來，綴前綴後，安慰兼鬥相共，若無，阿滿仔規個人戇神，雙跤袂tsih力，敢會un倒佇塗跤兜，昏昏死死去。

阿滿仔都才五十外，頭毛白蒼蒼，老mooh甲袂輸七十歲人咧！自從膨肚的雄心離家出走了後，伊糜飯袂食，暈袂落眠，暝日戇神，若毋是工課穡頭濟，無空縫通想東想西，老早就往西方極樂世界去報到--looh！

這個膨肚的債務放放咧，oo-tóo-bái騎咧，做伊走閃甲毋知天地佗位去。阿滿頭先是氣掣掣：「這個死路旁的！恁祖媽一定欲共你剝皮袋粗糠，電子你金爍爍，若無頭才斬落來予你做椅子坐！」

膨肚的身懸百六，瘦閣薄板，個某骨格粗勇人閣大漢，加伊欲一粒頭，見擺相拍，膨肚的攏輸甲忝忝。毋過一个月無轉來，兩月日無看見影，漸漸阿滿仔煞會煩惱。

報派出所都攏無消無息。「敢會走去廟仔剃頭做和尚？」阿滿仔淡薄仔懷疑：「無可能！彼膨肚的興肉興甲有賄，普通時桌頂若無兩三項仔肉予伊孝孤，決定suān甲無力，哪有可能想袂開，走去食菜？」

彼工派出所電話敲來，叫阿滿仔去台南認死體，阿滿仔規面白死殺，強欲倚袂牢。阿英仔佢阿福仔個翁仔某駛車載阿滿仔，來到地，樹仔跤炭一塊白布，邊仔有膨肚的的身份證佢手錶仔。白布掀開，頭殼佢身軀斷做兩槓，死體烏赳赳，頭毛猶賸一簇，跛骨爛爛siûnn-siûnn。現前都有一條索仔佢一支農藥罐仔，陪佇膨肚的的身軀邊做見證。「頭先拍算是欲吊脰自殺，尾仔規氣農藥灌灌吞吞咧！」一个tāi人喙nauh咧nauh咧。

「是啦。」阿滿仔認出裘仔佢皮帶，膨肚的閣喙齒暴暴標標蓋好認。「人死都死矣，你就看較開咧hānn！」阿英仔那吼那講。「膨肚的佢我若兄弟仔咧，伊的後事我會鬥出力打搦，你有啥物需要，才共阮翁仔某吩咐--hannh。」阿福仔佢膨肚的自細漢要做伙，比親兄弟猶閣較親，這站仔掛心換帖的的下落，uan-na台灣頭尾走透透，生理毋成做，駛一隻車袂輸咧巡邏。

是死是活都也知矣，目屎嘛早就流焦，阿滿仔刺罔刺，毋過真捌事理，膨肚的留落來的債務伊決定擔起來。翁咧失德了然，做某的毋願失氣落臉(lak-lián)。「阿明仔，膨肚

的共你借的二十萬，我會沓沓仔還你，歹勢--neh！」阿滿仔電話lóo袂煞：「阿俊仔……是啦，多謝你遮諒情，我後半世人做牛做馬嘛甘願。」一通敲過一通，阿滿仔的誠意予逐家真感心，毋但無半个人講著討數的歹聽話，顛倒頭煞攏咧共阿滿仔安慰：「都攏膨肚猴的惹出來的，翁仔某相欠債，姑不而將才著共你討這條數，阿滿仔你寬寬仔是，免急欲還啦！阮猶轉楚會過，若有啥物愛鬥相共的，免細膩hânn……。」

「做著歹田望後冬，娶著歹某一世人；嫁毋著翁，嘛攏相仝啦！」阿滿仔真毋願，才咧講：「彼陣都毋知哪會遮眇目，膨肚的明明生做是三分無成人，七分無成鬼，予阮阿母嫌甲無一塊著，攏怪我彼陣傷過單純，才會嫁予這個死路旁的，跋落人生的烏暗空。」

阿滿仔佇別人面頭前罵罔罵，嫌罔嫌，心肝內其實誠毋甘個翁早死。想著翁仔某對(ui)破草厝仔，拚甲這馬總算有樓仔厝通蹣，烏陰天毋免閣煩惱雨水空襲，飛蟲走蛇嘛袂閣佇厝內底耀武揚威，趁來趁去，才咧欲甘蔗倒頭甜niâ，啥知影煞來半路折扁擔。逐工日頭若落山，伊一个人孤單守(tsiú)空房，定定棉被om咧，哭甲毋知煞，那哭那想起膨肚的講伊囡仔時代的代誌。

膨肚的出世佇番仔溝邊的庄頭，老爸Khok的的人佇庄內是鹹澀甲真出名，一sián五銀都算甲到到，人攏講：「彼烏店的頭家Khok的，真正是khók仔銃，khók仔屎，一个錢銅仔拍二十四個結，算盤真gâu tiak！」Khok的毋但對別人按呢，對某囡嘛仝款。尤其膨肚的自出世就無嬌(suí)，像la-jí-ooh頂懸放送的：「猴頭烏鼠耳，鼻仔蹺上天，胸坎若樓梯，腹肚若水櫃，雙手若槓槌……」真無老爸的緣，烏焦(ta)瘦，規面油燙燙，身軀粘thi-thi，不時掛兩條黃gìm-gìm的鼻屎膏，身軀身較長過彼雙跤，兩丸跤肚仁肉肉肉，一看就是做穢人的歹命種。算命的論仙仔共Khok的講：「你這個大漢後生是地府hut無著去，才會予伊走來人間，命底帶衰，啥人做個老爸，這世人都免想欲翻身。」毋才Khok的不准膨肚的叫伊阿爸，改叫「阿叔」。

有一擺，膨肚的生水珠，燒甲四十外度，險欲死去，個阿母偷偷仔叫先生來厝裡，彼擺才死無去。總是身軀的一塊肉，懷胎十個月才puh出來的，嘛會毋甘呢！毋過尾仔予Khok的知影，共個阿母拍甲半小死。其實Khok的便若khí-moo稞，磕袂著就拍某甞(tsâm)囡抵數，尤其燒酒若淋落腹肚，不sám時會起酒疔，亂甲某囡規暝免暈，若像做兵仔人予老烏暗點名仝款，倚咧壁邊聽伊教示。

「啊！閃去邊仔hông姦(kàn)啦！」膨肚的印象中的阿叔干焦會對伊tshoh訐lák譙，無就共伊sai喙phué，若像毋捌對伊好過。別人的囡時間到就去國校讀冊，伊食較稞的咧，四兩ng仔小除咧，想都免想！規日hông喝東喝西，做甲若一隻牛，暗頭仔才會當歇暈洗身軀，恰個阿母跼咧灶跤，sut人食賭的菜尾。「土糞仔……」原來膨肚的的本名嘛真歹聽neh。「……阿母真無路用，無通致蔭你啥貨，你家己愛較拍拚咧！大漢了後，莫閣予人看無目地。」個阿母共攏真ân，伊感覺頭殼頂敢若咧滴水。

「莫閣拍矣啦！」印象中老母阿春仔不時都予老爸bok甲哀爸叫母，走甲無地覘。

「電視貴蔘蔘，毋通摔啦！」厝內大細項破空的破空，缺隙的缺隙，無一个好的，破糊糊掀擲揀的毋知倞濟？有一改愈惡質，強迫阿春仔敲電話，佇邊仔擗篋仔共伊摔，刁工欲予個丈姆聽查某囡的哭聲。

膨肚的實在真驚，驚甲時常做惡夢，夢見個老爸變做一隻豬公，共個母仔囡逐(jiok)甲

走袂離，心臟必嘍tsháinn；好佳哉，路尾閩豬的擺會從出來救個，一刀liô落，閩共彼隻豬揆甲血水雙港濺(tsuānn)！

膨肚的共阿母講伊做的夢，阿春仔真緊張，叫伊著恬恬：「因仔人有耳無喙！後擺袂使閣講，若無舌愛割起來！……是講……予阿母知，無要緊啦！」

有一暝，膨肚的敢若夢著阿母穿一軀紅衫，來伊的眠床頭唱歌予伊聽：「嬰仔嬰嬰睏，一暝大一寸；嬰仔嬰嬰惜，一暝大一尺……搖困日落山，困是阮心肝……」伊足久毋捌有遮幸福的感覺。隔轉工醒來，才知影個阿母吊脰矣，死佇溝仔邊彼欉大榕樹頂懸。

Khok的真掠狂：「Sái恁婆祖咧，卸世卸眾，毋去死咧山頂海邊，刁工共我洗面，欲予恁爸歹看！」這個無情翁，無倩司公唸經，嘛無做頭七，清清彩彩就共個某埋掉。

「僥倖失德！這查埔人哪會遮酷刑，阿春仔活咧艱苦，死了閣毋值，實在出世做人就無較縫--lih，規氣做蟲猶較贏！會有報應的啦！」佇溝仔邊洗衫遐的查某人那洗那話，咒讖Khok的狼毒夭壽無善終。

老母一下走，膨肚的這聲無依無倚，生活是愈來愈艱苦--looh。「毋成困！連老母都予你剋剋死，恁爸若無離你這箍衰溺的較遠咧，命早慢會無去……」個老爸酒愈淋愈濟，性地愈來愈糗，不時攏浸佇筊間。若跋贏，暗時定會從對菜店去，激予伊溶溶：「我一个秋菊的lô，人我想你想甲心懵懵，規个人消瘦無力軟kô-kô……」遐的趁食查某知影伊咧搬啥物戲齣，隨就會好禮仔共àn-nai，插入去暗間仔內歇睏。

啊若跋輸筊，規腹肚火就會揣膨肚的消啟，sai喙挾面，手pa跋斃，一支喙tshoh袂煞：「孝男面，帶衰運，害恁爸輸甲褪褲麟……」燒酒那淋那suān。是講膨肚的漸漸大漢矣，袂閣戇戇tshāi踎邊仔討皮痛，知通走閃。「欲痛，就予你痛較到氣咧，上好爆斷腦筋！姦恁娘咧！」膨肚的恨甲咬牙切齒！

講著歹命，毋若自細漢強欲拍死，閣定定愛楞過更。「膨肚的，你食飽未？這條煙腸予你啦。」彼是阿福仔對厝內偷拈出來的。個老爸是賣豬肉的，逐工透早騎oo-tóo-bái去市仔載豬肉，轉來才換騎鐵馬，載彼kha柴枋仔做的肉箱仔，庄頭庄尾四界喝賣。賣無了的部份，較tsiann的灌煙腸，較肥的tsuànn油，庄腳人有影真khioh拾--lih。

「毋通按呢啦，阿彰仔叔若是知影，一定會受氣的啦！」膨肚的tu轉去予阿福仔。

「無要緊啦，煙腸袂講話，阮阿爸無可能知影啦！」阿福仔那笑那講。伊是好命困，祖公仔產放袂少，厝內有幾若坵田，生活sáng勢，食穿無煩惱，便若有好食的四秀仔，擺會偷偷仔iap來共膨肚的補一下。「我若會大漢，可能攏是你的功勞！我的倒手是你的，正跤嘛是你的……」膨肚的煙腸那嘍，那共阿福仔說多謝。

「三八兄弟！閣講遮的五四三的，我就欲變面矣！」阿福仔目箍紅紅。

有一工，簞仔店的糞埤拄車煞轉來，遠遠看著一群人圍佇店口。「啊！膨肚的轉來矣啦！」隔壁阿彰仔嬭喝講：「緊來啦，恁老爸hông拍死矣啦！」Khok的因為愛跋筊，筊數提袂出來，予三个竹雞仔用扁鑽揆兩空，閣再活活損死。老爸匪類，害死幼困，厝契終其尾嘛予筊間收去。

「阿舅厝內頭喙濟，無差甲一塊碗、一雙箸，你來我遐蹣啦。」膨肚的自按呢佻兄弟仔分開，予阿義仔tshuā轉去飼。

時間過了真緊，膨肚的連鞭就二二矣。進前踏三輪車收歹銅舊錫，嘛捌去豬灶kâng鬥

剗豬，一sián五銀沓沓仔粒積，尾仔牽一台細隻貨車。駛彼隻金雞母四界走，對甘蔗、西瓜、菝仔、柳丁賣到仙草、茶鈷、五金雜貨，只要著時的、時行的，人咧瘡啥貨，伊就去買來賣。趁濟趁少一回事，總是窮(khîng)寡某本，提早為將來做寡拍算。

「頭家，你這西瓜敢會甜？」人客的心理伊掠甲準準。「袂甜頭剗予你！」膨肚的隨就削一周予人客試甜分。「王梨頭，西瓜尾。來啦！內行氣的佇遮啦……」順繼教人客按怎判斷西瓜是毋是有夠甜。「這粒汁濟，拍著顛顛幌，百面甜的，彼若聲音有有的，就毋通買！」人客看伊遮內行氣，閣袂囡(khèng)步，褲袋仔的銀票攏嘛擗擗出來。

阿滿仔哪會去嫁予膨肚的咧？煞毋知以早的人嫁娶攏是序大人咧主意的。

阿義仔恰阿滿仔個老爸發財仔，有一站仔攏佇豬灶咧剗豬，三講四講，才咧怨嘆講：「阮阿滿仔無代無誌生做按呢軀siak-siak，看是欲哪嫁會出去？」發財仔有影煩惱都著。「啊無……袂曉嫁予阮膨肚的？」阿義仔無意仔無意共伊應，兩個少年仔自按呢hông揀做堆。膨肚的欲娶某矣！

「彼新娘仔若一支竹篙咧，新郎遐爾矮鼓短，兩個鬥做伙，袂輸七爺八爺，敢會孝孤--lih？」來食桌的親情朋友、厝邊隔壁逐家tshi-tshi tshùh-tshùh，若像咧談論天下間上蓋讞古的代誌全款。

嫁予散凶人做牽手，無通像連續劇內底的少奶奶，日子快活閣有查某嫻奉待，恰別口灶比起來，實在著誠做！阿滿仔tshím嫁來，生做是鳥仔跂、竹篙手，瘦抽閣薄板，操一冬過--niâ，袂輸歎風咧，勇甲若一隻鐵牛，日做暝操，攏袂喝忝，貨車嘛駛甲siah-siah叫，比查埔人加真扭掠，萬項khiàng-te-te，一人做兩人用，庄內的人攏呵咾甲觸舌。

「骨力有啥滿仔路用？阮兜彼隻豬母都袂生lih。」膨肚的真怨嘆：「看人的某偌一个、抱一个閣牽一个，按呢生做人毋才有價值。雖然講是好困毋免濟，濟困餓死爸，阮兜彼隻雞母是害liù-liù，連一粒卵嘛生無！後擺百歲年老，欲向望啥人共咱拚斗擗幢幡？」

為著彼khian膨袂起來的腹肚，翁仔某就不時冤家，尾仔煞起跂動手。頭起先阿滿仔感覺家己毋著在先，總是較覷tshiu。「都毋是我無愛生，你叫是我愛按呢hiooh？」毋過膨肚的愈來愈超過，那來那粗殘，阿滿仔掠狂矣，所有的冤屈做一暍仔爆發！

「拍死人矣啦！」膨肚的走若咧飛。伊的精子若有遮gâu走毋知欲偌好咧！

自彼擺了後，做翁的見siah見輸，不時嘛淒慘落魄，予某tshih佇塗跂，thui甲叫毋敢。膨肚的目箍若烏輪，喙脣腫uainn-uainn：「彼若毋是我有咧節力--honnh，彼个柴耙我三兩下手就共hò去拚壁……咱是無癮hông講咱食軟仔neh！」實在都猴齊天拄著如來佛，有影四十歲的查埔人，攏賭彼支喙爾爾。

「聖安病院會tshòng甲好勢好勢，袂有問題啦！」阿釵是「送子娘娘」，專門牽猴仔，賺食僥倖錢。「囡仔個老母國中才拄欲畢業，啊就嬈kih-kah，少年袂曉想，未曾未予歹囡暍去，無細膩煞著銃中獎……」阿釵生理喙糊癩癩，一再掛保證：「查埔彼引食了嫌滙貨，無意思欲負責；查某這引無希望遐少年著愛搨屎搨尿，予囡仔纏牢咧袂做得半項。雙方面攏無愛，毋才央託我共伊處理掉……後擺袂ko-ko纏，做恁放心啦！」

生囡師仔，教囡師傅。做人爸毋是著愛那做那學的neh！天賜仔拄開始是厝內的希望，大漢了後煞變做這對苦情翁某的惡夢。一放學隨從去拍電動，浸甲七暗八暗，無一个學生仔款。國中未曾畢業，就予朋友牽去食毒，食牢才知死，開銷大甲若無底深坑。對偷

牽oo-tóo-bái開始，膽頭待在了後，搶檳榔擔仔，tsáu二十四小時的超商。加油無納錢，顛倒kâng搶現金，對方若好膽敢反抗，西瓜刀就phut落去。

「啊……咱規年迴天無閒做生理，困仔罕得跟綴教示，今仔日毋才會放蕩變歹，予咱氣身惱命……」阿滿仔真自責。「頭殼是伊的，跤手生佇伊遐，家己khian-thian袂曉想，你有法度伊hiooh？」膨肚的予這個毋成困逆甲真夠額，原仔徹底死心矣。

「都僥倖啦，萬項富足伊，真袂曉想！掠去關嘛好。像彼林建岳個爸母，飼鳥鼠咬布袋，活活予tok死，世間敢有比這較淒慘的？」阿英仔勸個看較開咧：「衫著新，人著舊。咱遮的老人國的攏死忠的，予恁做靠山，絕對侷到底……。」

天賜仔掠去關了後，阿滿仔個翁仔某各人行各人的路。某huānn店頭仔，削甘蔗，絞柳丁汁，兼咧賣檳榔。膨肚的駛貨車載果子，學校邊、市仔口，佗位鬧熱佗位去。Oo-jí-sáng遊台灣就是啦，風寒日曝，莫怪溝墘彼个算命仙的講：「你是九世乞食來轉世……，這世人註定著做甲死……。」膨肚的聽了真不服：「敢遐衰，就做甲死？恁爸才無咧共伊信táu咧！」心內其實真艱苦，想講：「活甲六十就好，死死咧凡勢較快活！」

佳哉膨肚的頭殼真活，gâu躉鑽。「阿添仔！是啦，這改欲去阿里山，一人八百箍，中晝恰暗頓掛在內……，規車攏好跤，我服務，你放心啦！」膨肚的招車有一套，鉅角真清楚！咱人都袂使無認老lih，粗重的穉頭兼咧做就好，換寡輕可的較實在。

「阿惜仔，你歌聲遐好聽，毋著閣唱一條？點落去，莫細膩hānn。」膨肚的歌簿仔tu過來，tu過去；茶米茶遮斟，遐斟。佇車頂袂輸咧金龜gô、拍干樂咧，服務好甲無地比。註該去拄著阿惜仔這粒煞星，人生做婿婿細粒子，講話sai-nai，彼支幼mi-mi的手閣攏會伸過來，刁工共膨肚的撓咧撓咧。狗母搖獅，狗公哪擋會牢？袂輸狗蟻吮著糖霜丸，蝶仔鼻著野花芳，三兩下手就去予伊khuán去。

「聽講膨肚的予歹查某騙二百萬去neh！」這是擔頭仔今仔日上新的話題。「哪會phàn甲這個形？」伊一喙我一舌，喙瀾水直直噴：「查埔人逐隻攏嘛痲豬哥，早著愛共個鬧起來啦！」話攏真gâu講，毋過無人真正關心個翁仔某的。

鴨卵較密嘛有縫，拄好阿滿仔去南投山頂貿(báuh)一批柳丁，需要hak一隻洗柳丁的機器，這卸世卸眾的見笑代自按呢出破。「頭家娘，你口座內底的錢額無夠ooh！」阿滿仔敢若予雷公爍爍hám著，規箍人變做無魂附體的稻草人。

暗時轉去到厝，做某的掠狂矣，厝頂蓋強欲掀去天頂，膨肚的自頭到尾毋敢應半句話，據在阿滿仔摔椅頓桌，pin-pin piàng-piàng，物件摔甲碎糊糊，袂輸第二次世界大戰佇遮咧拍咧！

過轉工天猶袂光，時鐘指佇四點四十四分，膨肚的穿甲真整齊，共門口彼隻khú-looh掌掌咧，提一條煙腸共伊飼：「Khú-looh！這間厝你就顧予伊好hānn！」Oo-tóo-bái牽去大路邊才發予tòh，向南引直直騎去。

「母仔，土糞的來矣！」心酸的記持一幕一幕親像咧搬電影：酷刑的老爸，歹命的老母，無緣的某团，死忠的阿福，僥倖的阿惜，失德的算命仙……。農藥淋落去，才知毒藥的苦滋味，恰人生攏相siàng-lih。

認屍的文件攏簽好矣，過幾工仔燒做骨灰，予阿滿仔領轉去。後手阿福仔共進塔的代誌安排甲好勢好勢。「換帖的，我當做你咧滾耍笑，無疑悟你誠實欲活到六十就好……我

逐年攏會來遮共你拜，紮你上愛食的煙腸hânn……」阿福仔佻老歲仔伴陰陽兩隔，心肝內艱苦甲袂講得了了。

阿滿仔繼續kauh檳榔，賣果汁、涼的hông止喙焦，人客若來交關，全款猶看會著khang-páng頭頂寫大大三字「甘蔗的」，若像膨肚的猶閣佇咧這個世間上。

日頭誠炎，燒甲會割肉。擔頭仔彼隻舊漚舊臭的la-jí-oooh，放送出破tshe的歌聲：「……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拍拚，愛拚才會贏。」阿滿仔倒手搵甘蔗，正手捎甘蔗刀，烏色的甘蔗皮一片一片削掉，順繼削掉坎坷不如意的過去。「命運毋是天注定，是好是穠攏是人生成……」阿滿仔佇心內共家已按呢講。

創作理念

歹命人愛相命。我認為命運毋是天注定，好穠攏是人生成！藉著膨肚的這個的角色，予咱知影家庭教育的重要性。膨肚的一生遭受拖磨，老爸蹭躡某困，生活放蕩匪類，佇無正常的環境中大漢，人生以悲劇來收煞。現代有真濟序大人歹行狀，言教身教穠，教歹囡仔大細，實在真害！「歹竹出好筍」是因為咱會曉想！人生是好是穠，攏是據在咱家已lah！

黃文達

彰化縣信義國民中小學教師

